

特战尖兵

Special Operations Point Men

——在特种部队的日子

Days In Special Forces

炎姜著



海潮出版社
Haichao Press

014037892

I247.52
238

特战尖兵

Special Operations Point Men

——在特种部队的日子

Days In Special Forces

炎 姜 著



I247.52

238



北航

C1725988



海潮出版社
Haichao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战尖兵：在特种部队的日子 / 炎姜著. -- 北京：
海潮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157-0024-3

I. ①特… II. ①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8865 号

书 名：特战尖兵——在特种部队的日子

作 者：炎 姜

责任编辑：郑晶晶

封面设计：盖金荣

责任校对：王洁莉 刘 莉 马丽君

责任印务：徐云霞

出版发行：海潮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100841

电 话：(010) 66969738 (发行) 66969732 (编辑) 66969746 (邮购)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30.375

字 数：37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57-0024-3

定 价：46.8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4)
第三章	(27)
第四章	(39)
第五章	(53)
第六章	(67)
第七章	(84)
第八章	(98)
第九章	(112)
第十章	(127)
第十一章	(144)
第十二章	(160)
第十三章	(175)
第十四章	(193)
第十五章	(208)
第十六章	(223)

第十七章	(239)
第十八章	(254)
第十九章	(268)
第二十章	(282)
第二十一章	(298)
第二十二章	(313)
第二十三章	(329)
第二十四章	(344)
第二十五章	(358)
第二十六章	(375)
第二十七章	(391)
第二十八章	(405)
第二十九章	(420)
第三十章	(435)
第三十一章	(452)
第三十二章	(467)



第一章

一九九×年夏天，我大学毕业。

层层过关以后，我如愿以偿被特招入伍。听人说，大本毕业到部队可以直接授予副连职务中尉军衔，虽然身边的亲朋好友对这样的选择感到不可思议，但想想自己贫困的家庭，想想父母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土坷垃里刨食的艰辛，我还是一点儿也没感到后悔。起码，他们不用为了能让我分配到一个好单位犯愁了；起码，我马上就能成为国家干部，而不用绞尽脑汁托关系走后门，眼看着城里的那些同学如愿以偿地得到好工作而去羡慕嫉妒了；起码，曾几何时，我也曾对军营充满向往，渴盼着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威武的共和国军人，而如今，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拿着报到通知书，一个苍凉的黄昏，我在一个叫芦城的小城市下了火车。

要去报到的部队就在这个小城的近郊，我忐忑地仰头看看天，深吸一口陌生的空气，再望望不远处只有三层高的一栋楼房的楼顶，那上边矗立着几个大字“芦城大酒店”，我低头窃笑了一下，就这伸手都能够着屋檐的楼房，也敢起名用个“大”字，这可叫北京、上海的那些摩天大楼情何以堪？

霓虹灯已经开始闪烁，收回目光，我想了想，现在去部队，也许人家已经下班了。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来，理清自己紧张而又忙乱的思绪，明天好打起精神去报到，第一印象一定很重要，就像林妹妹初进荣国府，可不能让人家耻笑了去。

吃完两袋方便面后，仰躺在小旅馆那张一晃就嘎吱嘎吱响的破床上，装模

作样地点上一支烟，思绪开始在烟雾缭绕中无限漫延开来。

我的家在农村，虽然说不上多么贫穷，但也就仅仅是个不挨饿水平，过年吃饺子不是奢想，但平素里还是玉米面、地瓜窝头吃的多。大学的学费是卖了家里那头老黄牛凑的，而后又卖过猪、卖过羊，勉强供到了大学毕业。到了找工作的时候，看着班上那几个家庭殷实有钱有势的同学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的心变得异常灰暗，一想到要伸手向家里要钱去找关系，父母佝偻着腰、汗流浹背地在田间忙碌的样子就浮现在眼前，无声地叹息过后，自己在心里一遍遍地念叨着，听天由命，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

就在百无聊赖地一边熬着在校的最后时光，一边任由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支配的时候，忽然听闻有部队到我们学校特招人员，不管怎样，大学期间我还算是个军事迷，读过不少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经常和室友研究探讨飞机啊大炮啊坦克啊航空母舰什么的，而且还扫过几眼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孙子的十三篇兵法也略知一二，主要的是自己还是学校的运动健将，一米七八的个头，一身健康强壮的肌肉，外形上绝对有当兵的范儿，于是兴冲冲地就到学校人武部报了名。

报名的人并不太多，基本上都是和我的情形类似，花不起钱又找不到人联系工作，走当兵这条路也许算是个捷径了。接下来开始经过填表、体检、体能测试、笔试、面试、政审、谈话等诸多环节，最后有十二个人顺利过关，可部队只要四个人，三比一的比例着实让我担心不小。有时我在想，当年能当上兵也不单单是我的个人素质就比别人强到哪里去，实际上大家都差不多，只不过是赶上部队刚实行从地方院校特招大学生入伍，了解的人并不多，如果是放在今天，就凭我当时的情形，肯定会被别人顶下来。其实即使在当时，如果找我谈话的那位部队领导不恰巧是我的同乡，恐怕我也不能那么容易穿上军装。办理



完入伍手续后，又到北方战区的某教导大队经过一段时间集训，我被分配到了现在来报到的这个部队。

芦城，来之前我特意了解了一下这个地方。芦城是座沿海城市，有着二百多公里漫长的海岸线，因它的周边有上百万亩芦苇荡，草长莺飞，景致优美，尤其是每年的八九月份，从空中望去，一望无际的芦花白茫茫一片，似雪一样随风摇曳飘荡，故得此名。这是个刚从小县城升格的地级市，只有八十多万人口，南北纵贯就一条主街，还是连接关内关外通往北京国道的一部分，坐辆三轮车跑完全城一小时不到，虽然小，但却有三家国有特大型企业在此扎根，一家是中石化的炼油厂，一家是大型造船厂，还有一家稀有金属冶炼厂，三家企业效益都还不错，这样就造成了芦城的消费水平竟然长期居高不下。除此之外，芦城下边有个镇，镇内有座山，盛产一种叫做“钼”的东西，这是造枪造炮和航天工业不可或缺的一种稀有金属，价格昂贵，因而也造就了这个地方数以百计的当地富翁。芦城还是北方天然的不冻良港，扼守关内关外交通要塞，不但驻有海军部队，还有一所军事学院，空军场站，再加上陆军部队和武警，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兵城。听说芦城的海滨也是很美丽的，水蓝沙细，风景宜人，静谧的午后或者黄昏，携手三两好友漫步在沙滩，听着动人的音乐，那岂不是人生一种最美的享受，还有，据说芦城这些年正在努力打造成海滨花园，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冲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就要生活在这样一座小城了，虽然不是繁华的大都市，比不上京津沪深，但比起我贫穷的乡下，也应该算是对得起大学四年了吧！

燃尽的烟头忽然烫到了手，我激灵一下，从床上坐起走到窗前，遥望着南方，此时已是万家灯火，远处有一条黑黢黢的山脉无声地延伸着，我要去的那个部队，大概就坐落在那个山脚下。

来之前，集训时的一个副中队长曾告诉过我，说我要去的部队是××师，下边有A、B、C、D四个团，B、C、D三个团在兔子都不拉屎的山沟里，只有A团和师部一样都在芦城近郊，只不过师部在南郊，A团是在北郊，从地理位置上讲算是最好的了。所以去了后，最好能想办法留在师部，最差也得留在A团，不然去了那三个团，在大山里一待就是半辈子，青春从此就会被埋葬，可真有点水深火热的感觉了。恰好副中队长有个远房表哥在这个师的干部科当干事，而干部科正是主管干部分配的，让我去找他，说不定能帮上忙也未可知。表哥叫刘益中，少校军衔，个头中等，长脸戴一副眼镜，副中队长叮嘱我，千万别认错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特意给表哥打了个电话，让对我多多关照。千恩万谢之后，我对自己的命运也多了几分信心，好歹到这里咱也是有人罩着的……

清晨，七点钟不到，我早早地打了个三轮车来到了我要去的部队大门前。望着大门口悬挂的长条木牌上写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几个大字，再看看门槛两侧直立的两个哨兵，还有院内延伸不远处正对着大门的砖红色办公大楼，我悄悄地舒了口气，这也许就是我将来生活和战斗的地方了。还好，周边环境不错，营区看上去很大也很规整，院内树木郁郁葱葱，办公大楼前花团锦簇，地面干净整洁，就像个公园一样，我的心情一下子舒展开来。

门口的哨兵很利落地向我敬了个礼，伸出左手，将我拦在了地上画着的一条白线之外，那线旁写着“警戒线”三个大字。我赶紧递上报到通知书，哨兵很认真地看了几眼，又瞄了几下我肩上的红牌，指指旁边的耳房：“先去登记！”于是我又蹓到耳房，玻璃窗里的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年轻的上等兵，问明我的来意，又看了看通知书，扔过一个本子让我把名字、来自何方、去向哪里、找谁办事都写清楚。一切都弄完后，上等兵告诉我，现在部队正是开饭时间，你先在这个接待室等一下，八点钟上班后再进去。



那就等吧。坐在接待室硬硬的长条木板凳上，我忽然感觉有点拘谨起来，毕竟这是在军营里，军人要讲究坐相的，在教导队集训的时候，教官告诉过我们，坐的时候上身要端正，脖子要树直，两脚要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不能左顾右盼。何况，这里还有一个战士在看着我，职务没我高，但毕竟我自己也还是个红牌学员，他已经快当两年兵了，要是在教导队，说不准就是我的班长。我即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也算是我到这个部队来面对的第一人，一定不能让他小看了我这个学生官。于是，我板着身子坐得溜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恍惚中，那个上等兵转头看了我几眼，再回头过去的时候，好像嘴边带了一丝浅笑，多年以后，我一直也没弄清当时他那一笑是发自内心的对我的敬佩，还是感到我的行为呆板，不可思议，反正我是感觉良好，第一次迈进部队的大门，形象分肯定没丢。

就这么枯坐着，没过一会儿，脖子开始酸，腿也不得劲，腰更是挺得直麻，额头上也沁出了一丝细密的汗珠，我这是干什么啊，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心头鼓起的劲儿正在一点点往下泄，感觉马上就要挺不住的时候，忽然响起了开始操课的军号。八点钟在漫长的等待中不期而至，我压着嗓子长长吁了口气，小心地问那个上等兵：

“我可以进去了吗？”

“进去吧，干部科在三楼。”

得到允许后，我赶紧起身正正衣冠，背上背包，拎着皮箱，踌躇满志又有点忐忑地向办公楼大步走去。

轻敲干部科办公室的门，喊了声“报告！”里面传出“进来”的声音。推开门，靠南侧的窗户底下并排摆着两张桌子，一个年轻的军官坐在其中一张桌子后，另一张则空着。他肩膀上一杠三星告诉我这是个上尉，方脸浓眉提醒我

这不是副中队长的表哥，站在门口，我迟疑了一下，诺诺地问：

“首长，请问刘益中在吗？”

“哦，他不在，下部队蹲点去了。你是来报到的学员？”

刘益中不在！能罩着我的人竟然不在！我心里忽然慌乱起来，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除了他，我谁也说不上话，没有人能帮我，那有可能的后果就是把我分到兔子不拉屎的山沟里去，那可一切全完了。

正在此时，上尉又开始发问：“是不是来报到的？”

“是，”回避是不可能的了，听天由命吧，我答道，“首长，请问报到要找谁？”

“找我，我就是主管这件事的，进来吧。”

放下背包和行李，我拿出报到通知书和毕业证，上尉接过去看了看，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学工程管理的大学生啊，难得难得，只是到部队有点可惜”，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花名册，翻开几页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报告首长，我叫韩迪。”其实，报到通知书上写得都有，上尉是多余一问，我心里嘀咕着。

“韩迪，按计划你被分到C团了！”上尉用手在花名册上指了指，然后又从一堆文件中找出一张纸递给我：“拿这个去报到吧！”

我的脑袋“嗡”地一下，机械地接过上尉递过来的那张纸，又是一张报到通知书，上写“C团：根据年度干部学员分配计划，兹介绍韩迪一人前往你团报到，请接洽！”下面落款处赫然盖着猩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师政治部”大印。天啊，原来在我来之前，部队早已做出了分配安排，这张通知书已经提前写好了，就等着我来呢。

我呆立在当地，捧着那张决定我去向的白纸，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莫名的



凄凉。上大学奋斗了四年啊，一心想着要跳出农门，去城市里寻找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可现在，却要去偏远荒凉的山沟，这样一头扎进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走出来，也许，青春就这样永远被埋藏在大山里。

“怎么了？”看我傻傻痴呆的样子，上尉盯了我一眼。

“首长——”

“别叫我首长，我不是首长，让你这么一直喊的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姓陈，你叫我陈干事好了。”

“是，陈干事，”我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问，“刘益中什么时候能回来？”

“早着呢，他得蹲点一个月，前天刚下去，找他有什么事吗？”

“陈干事，我……我……”

我什么啊，其实我自己都不认识刘益中，没见过面不说，也不沾亲带故，仅凭副中队长一个电话，他即使在这里，这个忙帮还是不帮尚在两可之间，此时此刻，我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绝望。

“你还有其他事吗？”陈干事不解地看看我，“没事的话我还要到主任那里去汇报点工作。”说着，他拿起桌上一卷文档，夹在腋下，做好了出门去的准备。

“陈干事，你看能不能把我分到A团呢？”心一横，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的一股力量，这句话竟然脱口而出。

“A团？为什么？”陈干事瞪大了眼睛。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家里人一辈子也都生活在山沟里，我知道C团那个地方，很偏僻也很荒凉，要是到那儿去工作的话，将来恐怕说媳妇找对象都困难……”我期期艾艾地还想往下说，陈干事已经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他摆摆手制止住了我，把那张通知书从我手中拿过去，迟疑着又坐回到办公桌前。

我紧张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手心脑门上已全是汗。

端量了半晌后，陈干事忽然从文具盒里拿出一个刀片，轻轻地把“C”刮掉，提笔在上边填上“A”，又在改动过的地方加盖了一个公章，然后用指尖弹了弹，把通知书递给我。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他自嘲地笑笑：“这是违反原则的事，但好在原计划去A团的一个学员不来了，你就算是顶替他吧。还有，一直没告诉你，我看过你的档案，其实咱俩是老乡，离家这么远能遇上也不容易，初次见面，就算给你这个小老乡帮个小小的忙吧，到部队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到干部科来找我。”

在部队，老乡竟然这么好使，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这已是我遇到的第二次了，也真是幸运，不管走到哪里，总有贵人相助，我暗叹道。

就这样，我来到了A团。

A团安排我去三营九连当见习排长。来团部接我的是个志愿兵，自我介绍姓牛，当兵第八个年头了，于是我便喊他“牛班长”，他憨憨地一笑，说你是干部，我再老也是个兵，论岁数你肯定没我大，就喊我“老牛”得了。恭敬不如从命，于是我便跟着老牛去九连报到。

一路上，老牛简单跟我介绍了一下连队的情况。九连和团部在一个营区里，住的是三层宿舍楼，但现在连里就他一个人在家留守，其他人全部外出到天津一带搞劳务挣钱去了。部队还能出去挣钱？老牛笑笑，你进咱部队大院时没注意到吗，院里的兵已经走空了，除了老弱病残和在家警戒值勤的人员以外，全都出去干活挣钱了，听说，每年能为部队挣个二三百多万呢，到底挣多少咱是个兵也不太清楚，但现在很多部队都这样做，和平年代嘛，又不打仗，部队要靠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经营来弥补军费不足。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问：“老牛，咱





们连现在天津，我是不是还要去天津啊？”

“那倒不用，月底天一冷活干不了就都撤回来了，我已经打电话请示过连长了，连长让你和我一起在家留守。”

九连离团部并不太远，二十分钟工夫就到了。老牛把我领进二楼一个房间，那里有两张床，一张床有人住，一张床是空的。老牛指指那张空床，让我住到那里，然后告诉我说，所谓的留守，其实就是看护连队的营房和物品，现在所有不住人的房间已全部上锁，留守人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察看一下有没有被破坏的，再打扫打扫卫生。“这么简单啊，那天天早上不出操吗？”老牛狡黠地笑笑：“以前就我一个人，现在加你才俩人，怎么出啊，早上安生睡你的大觉吧，不过晚上得注意点，九点准时熄灯，是拉闸断电那种，想看书什么的，得自己买个手电筒或者蜡烛。”

收拾好内务后我站在窗前向远处眺望，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操场，除了中间那条环形跑道泛着白色有点显眼外，其他地方全被杂草覆盖着。操场上空无一人，没有我想象的那种热火朝天的训练场面，没有人在走队列，也没有人在练瞄准射击，更没有人在练战术，在教导队时好歹我也见识过一些训练内容，但在这里统统没有看到。一阵风吹过，空荡荡的操场上旋起一个风柱，杂草和树叶在风柱中不断地爬高、爬高，然后猛地折向南去，直至再也看不到它们的踪影。

收回目光，忽然看到室内已多了一人，老牛忙向我介绍：“他是八连的，姓郭，我老乡，老郭，这是我们连刚分来的干部学员，是姓韩吧？”我点点头，赶忙伸出手去和老郭握手。老郭也是个志愿兵，个子不高，一边和我握手，一边眨巴眨巴眼睛，笑着说：“呵呵，刚来的干部啊，你来得可真巧，新上任的团长也是今天刚来。以后老牛在连里可得靠你们干部多多关照了。”我尴尬地

笑笑：“你们都是老班长，我还是个红牌，什么都不懂，以后还得多靠你们帮助才是。”“好说，虽然咱俩不是一个连的，但都是三营的，A团副团长是我们老乡，以后有什么事你就说。”老郭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我随声附和着：“行，以后肯定有不少事麻烦你们！”

寒暄过后，老郭转过身去，有点神秘地问老牛：“老牛，晚上还去柳树屯吗？”

老牛看看我，嘿嘿一笑，说：“去呗，到时候你来找我。”

晚饭是在营部食堂吃的，一荤一素两菜一汤再加大米饭，尽管大米饭有点夹生，可我折腾一天也真有点饿了，还是吃得挺香。全营留守的有十多个人，包括那个老郭，还有我和老牛，都集中在营部食堂就餐，负责的是一个中尉军官，自我介绍说是七连的副连长，因病留守休养。

饭后天还没黑下来，我让老牛带我在营区里转转，好熟悉熟悉环境。老牛陪着我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这里是一营的宿舍，这里是澡堂子，这里是军人服务社，这里是锅炉房，这里是俱乐部，这个破败的看着就像马上要倒塌的建筑是“文革”时代的水楼子，现在已经废弃了。我仰头看看这个水楼子，圆柱形的，有三十多米高，四周墙皮脱落得就像一大块一大块的牛皮癣，底座四周用简单的栅栏围着，有一个纸牌上书“危险，请勿靠近”。我纳闷地问老牛：“既然废弃了还这么危险，为什么不把它拆了呢？”

“你没看最上边有字吗？老人家在上边看着呢，谁敢动。”老牛用手指着顶端。

我这才看清，原来水楼子的顶部东西南北四面墙壁上都用水泥竖写着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在这个营区里，水楼子算是最高的建筑物了，又有这几个大字写在上面，难怪没有人拆。



天色渐渐暗下来，营区里静悄悄的，一排排的宿舍楼只有一两扇窗户亮起了灯。回到宿舍，我和老牛各自点上一支烟，闷闷地坐在床上，一时谁也没话。

八点半的时候，楼下有人吹哨。我疑惑地看看老牛，老牛告诉我说是晚点名，每天晚上都这样，由留守的干部负责。

点完名再返回宿舍，依旧是没事可做。电视被连队带到搞劳务的地方去了，家里人少，已有半年没放过电影了，更没有人组织什么文化活动。“晚上在宿舍就这么天天枯坐着？”我问老牛。他一脸无奈，不过还是咕哝了一句：“没办法，自己找乐子呗。”

九点钟，熄灯号准时吹响了，灯一下就灭了，整个营区内也是漆黑一片。配电室有专人控制着，一到这个点就拉闸，老牛告诉我。我躺在床上，没有丝毫困意，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屋顶，一点一点地在回想这一天经历的事。正在出神的时候，忽然有人敲门，老牛窸窸窣窣地去把门打开，老郭拿着手电筒从外边闪进来，手里还拎着一个塑料袋。借着手电筒的光芒，我看到老郭从袋里拿出一包纸包着的东西，还有一瓶酒。包打开了，原来是焗猪头肉，还有一点花生米。老牛招呼我说：“韩排，一起吃点儿。”我纳闷地问：“哪儿弄来的？”老郭又是狡黠地一笑：“炊事班呗，白天吃不到这些东西，晚上偷着整。”说着他把酒拧开了，咕咚咕咚倒进一个刷牙用的茶缸里，自己先喝了一口，美美地舒口气，递给了老牛，老牛也和他一样，美滋滋地喝了一口后又递给了我。我轻轻抿了一口，天啊，这是酒吗？辛辣浓烈还带点苦味，嗓子马上就像被什么东西黏黏地糊住了一样，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呛得我连打三个喷嚏，眼泪都流出来了。

老郭哈哈笑起来，用手点着我对老牛说：“看看咱团的‘一口滕’，一下子就把你们新来的排长震住了。”

老牛也笑，冲我挤挤眼：“韩排，这可是咱团远近闻名的自酿酒，要说这酒名还有来历呢。”

“什么来历？”

“有个将军到咱团视察工作，吃饭的时候上的就是这酒，将军喝第一口时也像你这样，然后就笑着说，你们上的这是什么自酿酒啊，喝一口就朦，干脆就叫‘一口朦’得了。”

“呵呵，还有更神的呢，”老郭接着说，“芦城市市长春节前到老百姓家里走访，问老百姓一年里最高兴的事是什么，那老乡说，一年最高兴的有两件事，一是春节时全家老少坐在一起吃饺子，二就是闲来无事到部队打点‘一口朦’酒喝上一壶……”

这酒有这么好喝？看我疑惑的样子，老牛说：“以后你在这里待的时间长着呢，这酒是部队自己酿的，两块钱一斤，多便宜啊，全团人平时节日会餐招待什么的都喝这个，喝的多了你就知道这酒的好处了。”

我没心思和他辩什么，反正我是喝不了，于是吃了几口猪头肉后便躺回到床上，看着他俩风卷残云般把所有东西吃了个干干净净。吃完后老牛一抹嘴，冲我说：“我和老郭出去一趟，你先睡吧。”说着两人一前一后悄悄地闪出门去。

宿舍里又恢复了黑暗与寂静，听着他俩咚咚咚的脚步声一点一点消失在走廊里，我的心也开始发沉。这么晚了，他们竟然还神秘秘地外出，是要去干什么啊？我是初来乍到的学员，虽然是干部身份，但却是个新兵，还没正式授衔，也没明确说要我负责管理，我就没有权力去问人家，再说这俩老兵油子估计也没怎么把我一个红牌放在眼里。

越想越睡不着觉，索性披衣站起，窗外黑咕隆咚的，夜空中只有几颗孤零零的寒星在闪烁。我这是来到了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啊？不训练都忙着挣钱去了，